

明沈朝焕集的两刻本

张 丽 娟

沈朝焕（1558—1616），字伯含，别号太玄，自称黄鹤山农，又称绿笠翁，钱塘（今杭州）人。生于嘉靖三十七年，卒于万历四十四年，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官至福建参政。他“少而称诗，垂老不倦”（董其昌《墓表》），所著诗文甚富，颇受时人瞩目。李维桢称：“武林沈水部伯含，用文学著声郎署间籍甚。”（《亦适编小序》）陶望龄称：“伯含之诗，情务已出，而格由古造。其才富，故词博而工。其神完，故气和而王。其用力久，故锻炼组织之迹尽泯。”（《沈武部诗序》）袁懋谦称：“沈伯含之为诗，工于范古，深于摹情，凌厉峭蒨，似扬而沉，似抑而发，于不即不离之间，可以觐伯含焉。”（《马曹续稿序》）他的诗多感时触事之作，“实事名言，沉著痛快”，时人将其与杜甫相比，称其诗为“明诗史”（董复亨《马曹稿序》）。陈继儒也说：“自公正始音一出，海内叫号呻吟之习为之一变。而山川时事亦往往洗浚流露于其间，识者号称诗史。”（《参岳沈伯含传》）当时评价颇高。

沈朝焕的诗文集，其生前即已结集，陆续刊刻。但流传恐怕不广。在《明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中都没有著录。在明末徐爌所编的书目《徐氏家藏目》中，著录了沈朝焕《劳人草》一卷，《雁字诗》一卷。在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五中，著录有《沈伯含集》二十七卷，包括《亦适编》七卷，《泊

如斋集》六卷，《马曹稿》五卷，《劳人草》一卷，《渠阳小草》二卷，《田家杂咏》一卷，《和陶诗》一卷，《北台赋》一卷，《抱膝长吟赋》一卷，《入蜀诗》一卷，《钟陵草》一卷。而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现存沈朝焕集的明刻本国内有两部，一藏于北大图书馆，一藏于国家图书馆，两本版本相同，而存卷有异。北大所藏包括《泊如斋吟草》七卷，《马曹稿》四卷，《马曹续稿》一卷，《劳人草》一卷，《息初稿》二卷，《入蜀诗》一卷，《别和陶饮酒诗》一卷，《渠阳小草》二卷，《钟陵草》一卷，共二十卷，另有《附录》一卷。国图所藏比北大所藏缺《泊如斋吟草》七卷，共十三卷，亦有《附录》一卷。将现存沈伯含集与《徐氏家藏目》、《千顷堂书目》著录相比较，可以看出，今存《沈伯含集》并非全本，缺了《亦适编》七卷，《田家杂咏》一卷，《北台赋》一卷，《抱膝长吟赋》一卷，《雁字诗》一卷。而今存本中的《息初稿》二卷，两种书目却都没有著录。今存本中的《泊如斋吟草》七卷，又与《千顷堂书目》中著录的《泊如斋集》六卷书名卷数均有不同。这种情况可能与沈朝焕集的刊刻情况有关。因为沈氏诗文的刊刻，是在万历二十六至四十四年间陆续编刻而成的，各个分编分别流传，只是到沈氏去世后，其后人门生才将各时期所刻书版，汇为一集刷印行世，但并未经过统一编排，各分编仍然相对独立。这就造成了各家著录不全，而今存本亦残缺的情况。那末，沈朝焕诗文集是否有更全的本子留传于世呢？在国家图书馆新采进的善本书中，就有一部明刻本《泊如斋全集》，共四十卷，题“钱塘沈朝焕伯含父著”，这个本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其他诸种藏书目录中未见有著录，也没有见到前人书目的记载。经过与北大、国图所藏《沈朝焕集》相比较，我们发现，这个本子是在《沈朝焕集》各分编的基础上，经过分体分类编排而成，由于它所依据的分编本是全的，包括了现存的北大、国图所藏的《沈朝焕集》各分编的内容，也包括了现已不存的而《千顷堂书目》、《徐氏家藏

目》已著录过的内容，此外，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北大、国图本所无，而前人也没有著录的，有的内容可能未经过刊刻，所以它是沈朝焕集的一个较全的本子，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这两种明刻本的情况，并将二者加以比较。

北大、国图所藏的《沈伯含集》（以下称为分编本），如上所述，包括若干分编。其中《泊如斋吟草》七卷，卷端题“古杭沈朝焕伯含甫著”，8行18字，白口，四周单边。字为手写上版，版心下偶有刻工姓名，刻工包括易仲时、时、吴、太等。全编以诗歌体裁编排，卷一为五言古，卷二为七言古，卷三为五言律，卷四为五言排律，卷五为七言律，卷六为七言绝句，卷七为五言绝句。首有陶望龄《沈武部诗序》、王穉登《亦适编序》、李维桢《亦适编小序》、谢廷谅《亦适编序》。此分编题作《泊如斋吟草》，而又收入了《亦适编》各序，说明了它和《亦适编》的某种关系。按《亦适编》所收诗作，在万历二十四年即已大体编成，谢廷谅序云：“岁丙申（万历二十四年），奉使过武林，……君（沈朝焕）复持一编授余，秀调宣简，琳琅满目，如入山阴道中，应接不暇。……伯含氏藻玄莹素，以泊如名斋，而以亦适名编，……”说明万历二十四年即已确定本编之名。所谓“亦适”，王穉登的解释是：“适也者，适志乎？适道乎？亦适于用乎？”而沈朝焕子宗培所作《先府君行实》云：“戊戌秋，奉命榷关荆南，暇日设梅花廨，以延揽骚人墨客，相与唱和，于是有《亦适编》之刻。”李维桢序中又说沈氏司榷荆州时，孝廉傅仲执“哀水部诗为《亦适编》”。说明《亦适编》的最终刻成是在万历二十六年荆州任上。《亦适编》可以说是沈朝焕青年时代作品的集结。沈朝焕十岁丧母，随父亲沈楠宦居南昌，与被誉为“江右奇童”的汤显祖、谢廷谅年辈相若，共同角艺斗捷，不相上下。后沈楠被召入御史台，挈朝焕入京，与四方英俊并游，以诗闻名。万历十三年（1585）举乡试第十名，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归侍祖母唐孺人。万

历二十五年（1597）服阙，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是年奉命典试山东。万历二十六年，榷关荆南。在荆南任上，刻成《亦适编》。不久，沈朝焕被调为兵部武选司主事，升职方司员外郎，明年，升武选司郎中。陶望龄的《沈武部诗序》，称沈朝焕为“武部”，自当在其任职武选司之后，也就是说，此序之作，在《亦适编》刻成行世之后。这就证明《泊如斋吟草》的编刻是在《亦适编》之后。而《泊如斋吟草》所收作品，如卷三《东事》，有小注：“癸巳年作”，癸巳年即万历二十一年，正是沈朝焕中进士后，回乡侍奉祖母的时期。同卷《钱国维同事于齐途次赋贻》、卷二《竣役出郊答齐鲁诸生赠篇》，当作于万历二十五年，是年沈朝焕奉命与钱国维典试山东，是科号为得人。卷五《梅花癡》，当作于万历二十六年荆南任上无疑。这些作品，应当也收入进《亦适编》中。那末，《泊如斋吟草》与《亦适编》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综合起来看，我们认为，应该是《亦适编》在先，《泊如斋吟草》在后，《泊如斋吟草》是将《亦适编》所收作品（可能还有一些未收作品）按体裁重新编排而成。我们考察现存分编本的其他各编，如《马曹稿》、《马曹续稿》等等，都没有按体裁编排，惟有《泊如斋吟草》是个例外，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分编本《沈伯含集》中的《马曹稿》四卷，首有董复亨《马曹稿序》，首卷卷端题：“钱唐沈朝焕伯含父著，友人西蜀黄辉昭素父评选，东粤张萱孟奇父校阅。”《马曹续稿》一卷，首有袁懋谦《马曹续稿序》，卷端题“钱唐沈朝焕伯含父著，闽郡徐銓鸣卿父、新郡毕懋康康侯父评选”。这两部分编，是沈朝焕任职武选司期间所作诗文的结集。万历二十七年，沈朝焕任武选司郎中，在此任上多年不调。此间与京城名流黄辉、陶望龄、萧近高、汤宾尹、米万钟等结诗社，唱和往来，所作颇多，编刻为集。董复亨序云：“自水部移职方武选，凡都下称诗者必推轂伯含为祭酒，每晤必分韵刻烛。久之，纸贵长安。”袁懋谦序亦云：沈朝焕“虽陆

沉马曹乎，其人固邈然尘湓之外，日招要名流韵士，林端水曲，啸咏相羊，著作且日富。”这些著作编为《马曹稿》和《马曹续稿》。“马曹”原意是管马的官署，这里是官职闲散的意思。在武选司任上，由于劲节多忤，多年没有升迁，最后又被调外任。沈朝焕于是归家闲居，莳花弄竹，此期所作编为《息初稿》和《田家杂咏》。今存分编本中缺《田家杂咏》，有《息初稿》二卷，卷端题“虎林沈朝焕伯含父著，岱下门人元诗教可言甫校”，首有沈朝焕自序，称其闲居家中，“间哀一帙，命之‘息初’，而以《田家杂咏》附之。”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沈朝焕出补靖州知州。靖州治在今湖南靖县，从沈朝焕的家乡杭州去到靖州，须遍历云梦，涉潇湘洞庭，一路的楚地风光，加上谪官之处境，引发其骚客忧情，他的《拟骚》四章就是此时所作，收入《劳人草》中。今存分编本《劳人草》，卷端题“钱塘沈朝焕伯含甫著”，首有黄建衷《劳人草序》，末有汤之相跋。汤跋云：“伯含使君之以兵部郎刺靖也，……取南迁后游历感怀所得篇什，哀而梓之，曰《劳人草》。”在靖州任上，除刻诗集《劳人草》外，还刻印了文集《渠阳小草》二卷（“行实”作《渠阳杂著》）。《渠阳小草》卷端题：“钱塘沈朝焕伯含甫著，公安门人李轸校”。“渠阳”即指靖州，因其宋时曾置渠阳军。在靖州任职三年后，迁南京比部郎。沈宗培《行实》称：“迨入留都，闭门却扫，惟属和渊明饮酒诗，……与祁尔光（承邨）、吴翁晋（稼澄）、俞羨长（安期）时时过从，相与论诗，凭高吊古，于是有《钟陵草》之刻。”可知《别和陶饮酒诗》与《钟陵草》均刻于此一时期。《别和陶饮酒诗》首有作者小序，《钟陵草》首有魏说序。明年升四川按察司佥事，有《入蜀诗》之刻。《入蜀诗》首有万历四十二年刘文徵序，云：“顷岁领行水等六政，……舟帆车轴几遍三川，吟稿成，命曰《入蜀》。”

由以上可见，《沈朝焕集》各分编是从万历二十六年始陆续编刻而成的，到万历四十四年沈朝焕卒，其后人又将行状、墓志、祭

文等编刻成《附录》。分编本《附录》包括：高出“行状”，沈宗培“行实”，杨一葵“祭文”，张孔教等“祭文”，杨廷筠等“祭文”，陈懿典“祭文”，高出“祭文”，傅国“祭文”，钱养庶“祭文”，吴大山“祭文”，李维桢“墓志铭”，顾起元“神道碑”，董其昌“墓表”，陈继儒“传”，钱希言“传”，虞淳熙“诔”，钱希言“诔”。其中时间最晚的是钱希言所作“诔”，为万历四十六年二月，可知此附录之编刻在万历四十六年前后。从两馆所藏《沈伯含集》各分编的版式情况，也可以看出，今存分编本并非同时所刻，各分编的版式风格很不相同。其中《泊如斋吟草》、《马曹稿》、《马曹续稿》、《钟陵草》、《息初稿》、《劳人草》、《渠阳小草》、《附录》，均为每半叶8行，行18字，白口，四周单边。《入蜀诗》为每半叶8行，行19字，白口，四周单边，第44叶后至卷末无行间栏线。卷末有一行“新安黄健甫镌”。《别和陶饮酒诗》每半叶7行，行18字，无界栏，末有一行“泊如子沈朝焕漫笔”。从字体和刀法看，各分编风格差异很大。如《马曹稿》方字工整，刀法娴熟，刻印质量较高。而《息初稿》虽同样是方字，却显得刀法笨拙，刻印粗糙。《泊如斋吟草》、《入蜀诗》是手写体楷书上板，字体秀丽，刀法流畅。《渠阳小草》也是手写体上版，刻工却较差。《附录》的字体则是工整瘦长的宋体字。由以上情况看，《沈伯含集》的不同分编确非同时所刻，而是于不同时期编成付梓的。可能在他死后，由其后人将旧板重新刷印，并新刻《附录》附于其后。《附录》中遇到“大内”、“旨”、“上”、“命”、“至尊”、“皇上”、“祖制”、“驾”、“朝”、“赐”、“敕”、“觐”等涉及皇帝的字眼，均另起行顶格书写，以示恭敬。像“行状”中的“吾师沈太玄先生”也是另起行顶格书写，也证明了刻梓者为沈朝焕的门生后人。

国图新采入的《泊如斋全集》四十卷（以下称《全集》本），包括诗、文共38卷，附录2卷，诸家书目均未见著录，知为流传

稀少之本。此本卷端题“钱塘沈朝焕伯含父著”，每半叶8行，行18字，白口，左右双边。首有“旧序”，包括了分编本各个分编的序文。正文按文体编排，卷1为赋、拟骚、风雅什，卷2为古乐府，卷3~5为五言古，卷6~7为七言古，卷8~12为五言律，卷13~17为七言律，卷18为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卷19为五言绝句，卷20为七言绝句，卷21为奏疏，卷22为议，卷23~26为序，卷27~28为记，卷29为论、表、策，卷30为檄文、辨、说、募疏，卷31为杂记、传、状、诔、哀词、祭文，卷32~35为尺牘，卷36~38为启，卷39~40为附录。首有“旧序”，包括李维桢“亦适编小序”，陶望龄“沈武部诗序”，王穉登“亦适编序”，董复亨“马曹集序”，袁懋谦“马曹续稿序”，龙膺“劳人草序”，黄建衷“劳人草序”，汤之相“劳人草后序”，魏说“钟陵草序”，刘文徵“入蜀诗序”，范醇敬“征南借箸引”。附录末有“乡贤呈词”与“学道勘语”二条。“乡贤呈词”为杭州府、仁、钱三学廩增附生员张尧扬等呈词为沈朝焕“举乡贤以重祀典”，“学道勘语”则是行太仆寺卿提督浙江屯田盐法水利河道兼摄提学道事戴某的批示，准与“置主择吉送乡贤祠缴”，落款时间为天启七年（1627）九月二十三日，在沈朝焕卒后的第十二年。此本遇有“觐”、“大内”、“旨”、“上”等与皇帝有涉的字眼，虽不像分编本那样转行顶格，但也是前空一格，表示恭敬。根据版式风格及天启七年学道勘语等情况，将此本定为明天启间刻本。

《全集》本与分编本内容有什么异同呢？经过将《全集》本与分编本作详细的对勘比较，可以得出以下这样的认识：

1. 《全集》本是在分编本基础上，按文体分类编辑而成的，它基本包括了分编本的内容。虽然现存分编本有缺佚，但就今存各分编看，分编本的内容绝大部分被收入了《全集》中。《全集》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等不同的体裁，将分编本中的诗文分别编入各卷，各篇诗文的排列顺序也与分编本的前后顺序一致。比

如,《全集》卷三至卷五为“五言古诗”,其中卷三第1首“古意”至第40首“客有求禅傍之材者诗以谢之”,共40首五言古诗,出自分编本的《泊如斋吟草》卷一。卷三第41首“七哀诗为华司李王观察赋”至本卷卷末,卷四第1首至第12首“书耿侍御遗事”止,共20首五言古诗,均出自分编本的《马曹稿》。需要说明的是,《泊如斋吟草》是分编本中惟一按体裁编排的,所以《泊如斋吟草》卷一的五言古诗,除了有几首被作为“古乐府”收入《全集》卷二外,其他均按原序编排。而《马曹稿》及其他各编,并未按体裁分类,所以《全集》将《马曹稿》中的五言古诗抽取出来,依然按照出自《马曹稿》的先后顺序排列。以下从卷四第13首“玄博斋诗为张孟奇中秘赋”至第24首“重阳后一日集湛园送括仓太守”,共12首,出自《马曹续稿》。第25首“午日舟中写怀”至第30首“徐鸣卿驾部张绍和孝廉冒雪见访”共6首,出自《息初稿》。从卷四第31首“过关生共鲁生写照谈边”至卷末,卷五第1首至第5首“玉田洞仙船古迹”,共17首五言古诗,出自《劳人草》。以下第6首“鄂渚怀古”至第18首“将登岷山以风不果因与茗友饮清客轩”,共13首,出自《钟陵草》。再下从第19首“录别二首贻金陵诸友”至第30首“淮上夜行”,共12首,出自《入蜀诗》。再下“被弹后阻雨观中作得尖字”、“建署抒怀”、“杜座师哀辞”、“古意”(“青岁忽自遒”),共4首,在现存各分编中未找到,或是出自分编本中已佚的部分,或是未经刊刻之作。再下为“别和陶饮酒诗二十首”,即今分编本中之一编。再下为“田家杂咏”22首,现存分编本已佚此一部分。以上是“五言古诗”部分,在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类中,情况与此相似。分编本中的诗文,按文体分类后,依照出自《泊如斋吟草》、《马曹稿》、《马曹续稿》、《息初稿》、《劳人草》、《钟陵草》、《入蜀诗》的次序,编排在一起。

2.《全集》本中,有大量篇章是现存分编本中所阙的。一方

面，由于现存分编本是不完整，有缺佚的，而《全集》所依据的分编本是完整的，所以《全集》本必然要比现存分编本多出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全集》本的编者在编辑这部《泊如斋全集》时，除了依据分编本外，还收集了作者的其他未刊作品，主要是一些文章、尺牍等，这部分内容也是分编本所没有的。通过对两个本子的比较，可以发现，《全集》中所收的诗赋，比现存分编本中多出的部分包括：

《田家杂咏》22首。在《全集》卷五，《千顷堂书目》著录《田家杂咏》一卷，即指此，今存分编本已佚此编。

《雁字诗》12首。在《全集》卷十七。《徐氏家藏目》著录《雁字诗》一卷，当即指此，今存分编本已佚此编。

《北台赋》、《抱膝赋》、《哀鞠赋》、《放鹤赋》。在《全集》卷一。《千顷堂书目》著录了《北台赋》一卷和《抱膝长吟赋》一卷，应当就是《全集》中的《北台赋》和《抱膝赋》。在两馆所藏分编本中，这四篇赋均已不存。

其他诗作。包括上文提到的《全集》卷五“建署抒怀”等五言古诗4首；卷七“题徐母胡孺人慈节录”七言古诗1首；卷十二第75首“感别”至第85首“延平度岁”五言律诗共11首；卷十七第49首“游武夷山”至第54首“经钓台作”七言律诗共6首。分编本无。

词作。《全集》卷二十附“诗余六情”，包括六首词，分赋“醉”、“睡”、“泪”、“眺”、“啸”、“笑”。分编本无。

除了以上列出的诗、词、赋外，《全集》本比分编本多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文章部分。《全集》卷21至卷38所收的文章，一小部分在《渠阳小草》中可以看到，大部分在分编本中是阙如的，其中包括奏疏、议、序、记及大量的尺牍。据沈宗培所作《行实》，沈朝焕晚年任四川按察司佥事的时候，参预筹划建南善后事，于是有《征南借箸》之刻。钱希言所作沈朝焕传亦云：“公更筹画

建南善后便宜数十事，藏诸幕府，详在《征南借箸》编中。”可见《征南借箸》也是沈朝焕在世时所编刻的一个分编，而这个分编不仅在现存分编本中没有踪迹，《千顷堂书目》中也没有提及。在《泊如斋全集》前面的“旧序”中，收有一篇范醇敬所作《征南借箸引》，即《征南借箸》一编的序文。《全集》的卷二十二有《建南善后议》、《建南及时计处议》等篇，很可能就是出自《征南借箸》这一已佚的分编。那末，《全集》本中还有其他大量的文章、尺牍，是否曾经刊刻，又是出自哪一分编呢？据现有资料看，《全集》本中多出的大量文章尺牍，可能是在沈朝焕生前并未刊刻。特别是“尺牍”和“启”两部分，许多书信没有题目，代之以墨丁，还有“与史□□”、“与黄□□”、“与毛□”这样的题目，显然是后人搜集沈朝焕遗墨，因考证不出书信是写给何人的，只好以墨丁代替。由以上情况可知，《全集》本除了依据分编本的各部分进行分类编排外，还增加了大量的内容，所以它的资料是比较完整的。

3. 分编本《沈朝焕集》中，也有少量篇章是《全集》本所无的。最明显的是《附录》。在分编本中，《附录》包括了高出所作“行状”、沈宗培所作“先府君行实”、杨一葵等“祭文”八篇、李维桢所作“墓志铭”、顾起元所作“神道碑”、董其昌所作“墓表”、陈继儒所作“传”、钱希言所作“传”、虞淳熙所作“谏”、钱希言所作“谏”。而在《泊如斋全集》中，高出“行状”、沈宗培“先府君行实”、杨一葵等的“祭文”八篇，未收入，这可能是作者考虑到其内容的重复而做的有意的删略。此外《入蜀诗》中有几首诗为《全集》本所无，其他各编中也有数首诗《全集》本未收，其原因不明，也可能是编辑时的疏漏所致。如《劳人草》中收有《送郭中丞归养诗》共六首，《全集》卷十六七律中收入了其中的3首，题目却作《送郭中丞归养诗四首》，不知何故出此疏漏。

4. 分编本和《全集》本均收入的作品，文字上也有异同之处。

如《钟陵草》中的一首五古“怜树”，《全集》本在卷五，作“邻树”。《息初稿》中的一首五律“六郎移酒看月值雨至”，《全集》本在卷十，作“六郎携酒看月值雨至”。《马曹稿》卷三“送赵子西归”，《全集》收入卷十四，作“送赵仲一西归”。《入蜀诗》中“修敖东谷先生绿竹亭旧事因踵顾西淮方伯韵”，有题目而无诗，《全集》本题目作“修敖东谷先生绿竹亭因踵顾方伯韵”，共二首，为七律。《渠阳小草》下卷“答杨侍御庸众当加意书”，《全集》本“书”作“说”，并列入卷三十“说”类中。《钟陵草》“华容道上”：“梦泽连云泽，湘波浩未涯。菰蒲充税额，生齿丰鱼虾。住近鲛人宅，来乘汉吏槎。尽行沮洳里，疲马趁归雅。”《全集》在卷十二，其中“宅”作“室”，“雅”作“鸦”。《钟陵草》“过杨侍御别业”之四：“因余依陇树，酣罢嗽溪烟。”《全集》在卷十二，“烟”作“咽”。《马曹稿》卷一“阜城柳六解”：“残丝三两枝，官家莫系马。留取日卓午，道晡卧其下。”《全集》在卷十九，“卧”作“临”。《马曹续稿》“七月十二日夜集净业寺同孟奇百世伯伦看河灯”之一：“谁乞红莲火，云端缀夜波。祥光浮太液，流呗响多罗。”《全集》在卷十九，末二句作“祥光流太液，梵呗响多罗”。《钟陵草》“朱宫翰招饮园中”：“洗杯鸥鸟押，折柳吏人闲。”《全集》在卷十二，“押”作“狎”。《钟陵草》“喜两弟至”：“过从清锁闼，来自白云乡。”《全集》在卷十二，“锁”作“琐”。

综上所述，无论是分编本的《沈朝焕集》，还是全集本的《泊如斋全集》，均为稀见之本，而《泊如斋全集》更比分编本多出大量内容，两者相互补充，可以整理出沈朝焕诗文集的全本。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